

呈台存珍

艺术档案藏品丛书



沈仲强 画稿



广州市荔湾区艺术档案馆编

目 录

“霜杰楼”主沈仲强	1
序一 霜杰留芳 梁基永	2
序二 画笔传神“沈菊花” 蔡兆祥	3
序三 画菊者沈仲强 江沛丰	4
菊花 30×40cm	5
仙佩迎风 32×42cm	6
菊花 35×35cm	7
湖石 60×36cm	8
粉面黄郎 28×21cm	9
红绢仔 25×28cm	10
菊花画稿 28×21cm	11
菊花画稿 28×21cm	12
攒心红彩霞 28×21cm	13
金盘玛瑙 19×27cm	14
泥金 18×28cm	15
金英新种 28×21cm	16
相袍紫 28×22cm	17
杨妃面 28×21cm	18
相袍紫 28×22cm	19
深紫红粉 28×21cm	20
菊花画稿 28×21cm	21
春色烂漫 29×20cm	22
大锦袍与黄金甲 28×22cm	23
白鸽巢菊 25×41cm	24
阳朔道中所见 34×46cm	25
广西龙胜栈桥 34×46cm	26
拟石田笔 32×42cm	27
书法 79×36cm	28
书法 67×31cm	28
菊花画稿 23×39cm	29
菊花画稿 26×19cm	30
菊花画稿 26×20cm	30
菊花画稿 27×19cm	31

菊花画稿 28×22cm	31
菊花画稿 32×79cm	32
菊花画稿 35×79cm	33
菊花画稿 26×27cm	34
菊花画稿 26×28cm	35
菊花画稿 27×27cm	36
菊花画稿 27×28cm	37
菊花画稿 29×20cm	38
菊花画稿 26×20cm	38
菊花画稿 30×27cm	39
菊花画稿 27×21cm	39
菊花画稿 27×40cm	40
菊花画稿 28×43cm	41
菊花画稿 28×28cm	42
菊花画稿 26×27cm	43
菊花画稿 28×40cm	44
菊花画稿 29×25cm	45
菊花画稿 28×20cm	46
菊花画稿 28×21cm	46
菊花画稿 28×22cm	47
菊花画稿 78×28cm	47
菊花画稿 26×27cm	48
菊花画稿 27×27cm	49
菊花画稿 32×78cm	50
菊花画稿 32×79cm	51
菊花画稿 26×28cm	52
菊花画稿 27×27cm	53
菊花画稿 37×56cm	54
菊花画稿 28×43cm	55
水仙画稿 27×43cm	56
水仙画稿 50×50cm	57
后记	58

“霜杰楼”主沈仲强

沈仲强，名忠贲，以字行。先世家山阴，后以曾祖承顺公游宦至粤，遂为番禺人。生清光绪十九年癸巳(1893)十一月。仲强雁序第九，人咸以沈九呼之。幼承家学，待人和而有礼。于毁齿之年，即慕绘事，偶于纨扇上临戴鹿床山水。民国初元，广交画人，遂精六法，素好音乐，历任学校音乐图画教席。

尝与沈鹤巢、邓芬、周一峰等雅集禺山师范学堂，挥毫作画，阅半载不辍。又与潘致中、赵浩公、姚粟若、卢振寰、罗良斋、卢子枢、邓芬等结为癸亥合作社。历甲子、丙寅前后三岁，合作社员复与温幼菊、李凤公、潘达微诸人倡组国画研究会，清集必于六榕寺之人月堂，每来复一次，为时所尚。后以从政游于秣陵，其地盛产菊花，种类至繁。触其宿好，每于公退至孙陵或名家园圃，为菊写影。当清霜湛露之晨，布裘风帽，流连其间，历三年不倦，得菊谱三百余种。由是专精于此，赋色妍雅，笔致秀逸。日敌寇粤，仲强已致任归。闻警急，遂避居澳门，两袖清风，藉画以维生计。先后举行画菊展览十四次，时称甚美，人多争致阿堵物以得其尺幅为快。时南京伪府及粤中政要，多其故旧，屡欲縻以好爵，亟招之，终弗就。人谓其澹于荣禄，雅与菊称，至目之为沈菊花而不名。叶遐菴为取陶靖节诗意，题其所居曰“霜杰楼”。女厚韶，字进思，擅画山水。得鹿林、二石意，笔力雄肆，无闺阁气习，並工填词，有乃祖风，固一门风雅也。后因其妇于壬辰春病逝濠江，友朋亦多星散，孑然一身，无与共晨夕者，毅然于丙申岁端返广州，与其女相依，待奉有人。然以年老体弱，于甲寅(1974年)元月初二日遽归道山，享年八十有二。有九秋图、百菊册、及菊花中堂条幅若干传世。弟子何道根、伍穗承其衣钵，今亦以画菊花鸣于时。

论曰：生膏腴者少成人，古今无二致。仲强以贵公子之身，何难与纨袴习。而清风劲节，独以画名，观其不趋伪府，力却币聘，可谓归洁其身之士，不辱菊花之称矣。及其逝也，南国词人朱庸斋挽以诗云：“仲强爱画菊，日就菊相亲。傲霜矜晚节，深会菊之神。身心如花叶，与菊合一人。世目公善画，焉能举其真。高标遗世去，拔脚无纤尘。却顾向东篱，依依空断魂。愿菊不须开，赭墨谁复陈”。语挚情真，知仲强者庸斋乎？少时精习音律，烟游楼头，荔香园畔，画船箫管，庭院笙歌，常粉墨登场，于学校游艺会中奏杂剧，以善饰贾宝玉、百里奚翊誉一时。又不讳风怀，每与邓芬等买醉大沙头、陈塘之间，粉白黛绿，堕珥遗簪，以为笑乐，此又名士风流之轶事，与狎斜迥别者也。

本文摘自郑春霖《岭南近代画人传略》



霜 杰 留 芳

梁基永

中国画的优秀传统之一，就是讲究临摹。学生要学习绘画，首先入门的第一课，不是素描写生，而是临习古代名作和老师的白描画稿，这种供学生临摹和自己做画本的通称为“画课”，古代画家之中，留下作品的浩如烟海，但是能留下课徒画稿的，则极为罕有。著名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其实就是一部画稿汇编，芥子园之所以数百年不衰，是因为它涉及了传统国画的各种画科。

广东绘画历史上，留下课徒手稿到今天的，也属凤毛麟角。目前发现比较早期的，是广州海珠区博物馆所藏居巢居廉兄弟平常所用的白描画稿。香港私人和艺术博物院藏的一批高剑父授徒的手稿，还有就是出版多次的黎雄才先生《山水画谱》。至于民国时期在广东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画研究会，其成员的课徒手稿目前还没有公开展示和出版过。

沈仲强先生（1893-1974）是近代以画菊花驰名艺坛的画家，也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创会成员之一。他学生数量很少，大部分时间是在他的“霜杰楼”画室中，潜心以菊花为师，创作出众多色彩绚丽，意境幽雅的作品。在上世纪，他的作品就享有“沈菊花”的美誉。

沈仲强的菊花画，是以没骨画法作为特色的，然而没骨法虽然精巧，却需要有准确的画稿作为造型上的支持。这种没骨花卉，远的可以追溯到清初的恽寿平，近的影响，就是广东的居巢居廉兄弟。从这一批现存沈氏白描作品，可以看出沈仲强的白描功夫非常深厚。涵盖的时间，从有款识的作品上看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，横跨近三十年，从材质上看，有不同年代的纸张，不论什么材质，沈氏的用笔都是流畅无碍的。白描完成以后，沈氏以生宣覆盖在画稿上，再用颜色笔按照白描线条，逐渐上颜色，这样的没骨花瓣非常细腻而不俗气。至于写生花卉的多种多样，色彩的鲜明注解，更能看出作者观察自然的用心。

承蒙江沛丰先生的慷慨捐赠和热心编辑，在广州荔湾区艺术档案馆的支持下，这批艺林珍品终于能整理完善呈现在读者的前面。由于沈先生生前非常珍视自己的画作，也极少卖画维生，所以他的作品曾经发表的只有少数保存在博物馆等机构中。这批作品以数量而论，远超过目前各大博物馆所藏他作品的数量，对于研究他本人和国画研究会的艺术流变，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。对于国画爱好者而言，则又是不可多得的白描范本。付印之际，档案馆同仁和江先生命写小文作序，余生也晚，不及奉手老成，何况珠宝在前，只能写上一点拜读后的感想，读者诸君或许能同意我的赞许吧。

序二

画笔传神“沈菊花”

蔡兆祥

赏菊，是老广州一大兴趣。约半个世纪前，沈仲强笔下的菊花既有君子风度又有美人之个性，自成特色，被称为“沈菊花”。

沈仲强（1893—1974）存世作品大部分为菊花，其中可分为两类，即白描写生与没骨粉彩，各有审美价值，犹似西洋画家的素描与油画，以不同形式表达画家的艺术成就。沈老的白描写生甚多，其中精品不少，其主要技巧是传统钩线，部分渗入素描速写，区分明暗层次，为彩绘作准备。笔者先师伍少明先生在五、六十年代曾细心观察沈老的菊花写生，发现沈老十分重视花朵的结构，从而为表现多种多样的菊花个性美找出依据。

清代恽寿平的没骨花卉清新雅淡，给后人影响甚大。骤看沈老的菊花近似恽寿平风格，但细心品味沈老彩绘菊花乃自成一格，从而有“沈菊花”之称。因为沈老于写生时已渗入创作意图，且很熟悉菊花的种种结构，而“似与不似”的取舍既可侧重于物象整体又可变幻于飘忽的小小花瓣。众多花瓣巧妙的色阶变化，令人感到花朵是在自然的光与风的环境中舒展，楚楚动人。

沈老常以厚重的墨色写菊叶，又于梗与叶上半工意地钩画脉络，使叶“扶”起花的同时又带有文人画韵味，从而雅俗共赏，有如石涛所云：“对花作画将人意，画笔传神总是春”。

沈仲强擅用色彩但惜“彩”如金。他的作品大部分画面简洁，尽量保留宣纸的素白，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的审美观与文化底蕴，与他一生多游历，多品画，工诗词相关，可谓菊如君子画如其人。

沈仲强虽然传世画论罕见，偶有一两句画论也多是写生稿上的款文，但其数十张彩绘与写生稿足以显示其个性特色与技巧，是学习花卉画的好教材。这些作品结集出版亦有助于后人对多样性的岭南画人的了解，很有意义。

序三

画菊者沈仲强

江沛丰

花开应节，但在岭南的菊花却是四季开花。此既有花农的努力，亦因为有众多的赏菊者，其中沈仲强老师不仅四季赏菊，亦四季画菊。不论一花一叶一瓣或是一丛，沈先生都常认真地写生，倾情地与菊花“对话”。他曾将菊花喻作千手观音，即花的每一瓣犹如观音的一只手，有姿态，有情调，有功能。沈氏笔底的菊花即使一两朵亦显多姿多彩，耐人品味。

从咏菊到画菊，3000多年来已有亿万人投入，要创新，要写出岭南人的格调并不容易，况且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培养的菊花品种已从数百发展到两千种以上。

传统中国画的菊花主要是工笔画与写意文人画两大类，而沈仲强老师尝试与创作的则是没骨花卉，而又以工笔为依托，其成熟的作品远看似水彩，近看有笔墨，细看则是工笔画的造型，形成独特的风格与岭南趣味。沈氏菊花的“成熟”，重要的环节是双钩写生，不了解这个环节、不掌握这个环节，根本无法再现沈氏菊花的风采与效果，因而在市道上从未有沈氏菊花的伪作，师从沈氏的学生一旦缺少“双钩写生”的刻苦环节即难有成功。笔者在“文革”前曾跟随沈老师学习花卉，但时间不长，笔者生活又不稳定，许多技法仅领略一二。可幸的是得以保存沈仲强老师一些双钩画稿。近两百张画稿充分显示出“双钩写生”的技巧，反映了沈氏菊花的要领——沈氏菊花均先有每朵花精致的工笔造型，在此基础（底稿）上以色彩画出“没骨”的作品。在一些双钩的画稿中可以见到三几个色彩的圈点，乃沈老师在双钩（写生）过程中构思或记录下一步“着色”的准备。

现今，沈仲强先生作品（画稿）结集出版，虽然未能详叙他的画论，但原画稿笔墨清晰，构图完整，足以表达沈氏花卉的主要技法，多少记录了岭南画人的一种艺术特色。

辛卯秋月
沈仲强画
于濠江霜
僚属中



菊花 30×40cm



仙佩迎风 32×42cm



菊 花
35×35cm



湖石
60×36cm



粉面黄郎
28×21cm



红绢仔 25×28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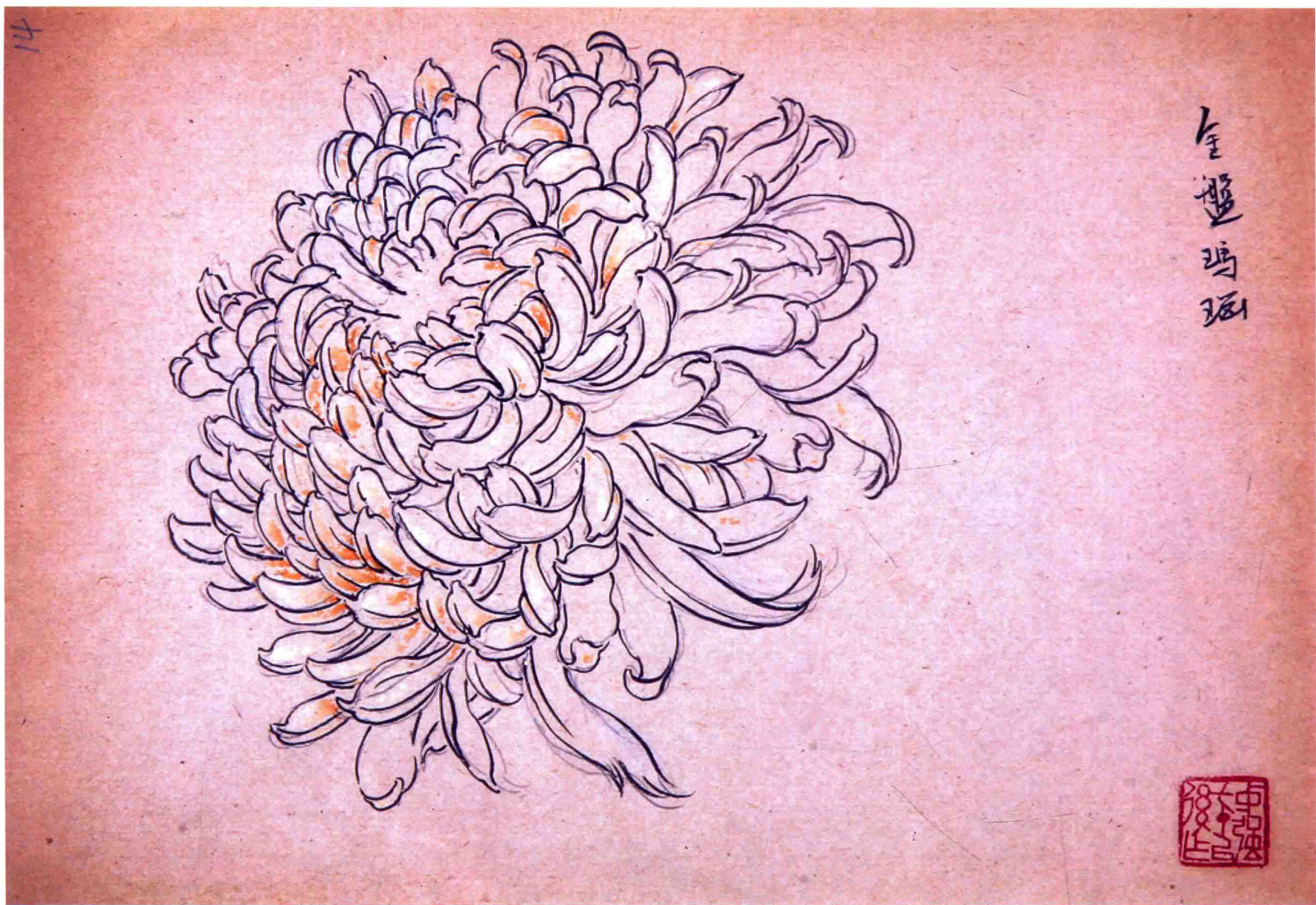
画稿菊花 28×21cm



菊花画稿
28×20cm



攒心红彩霞
28×21cm



金盘玛瑙 19×27cm



泥金 18×28cm